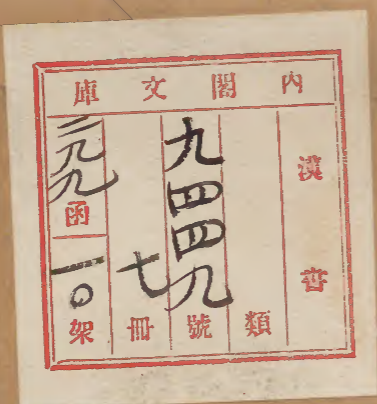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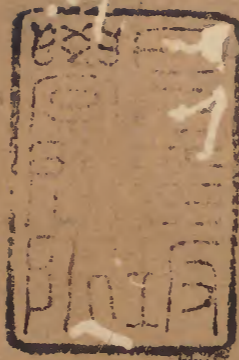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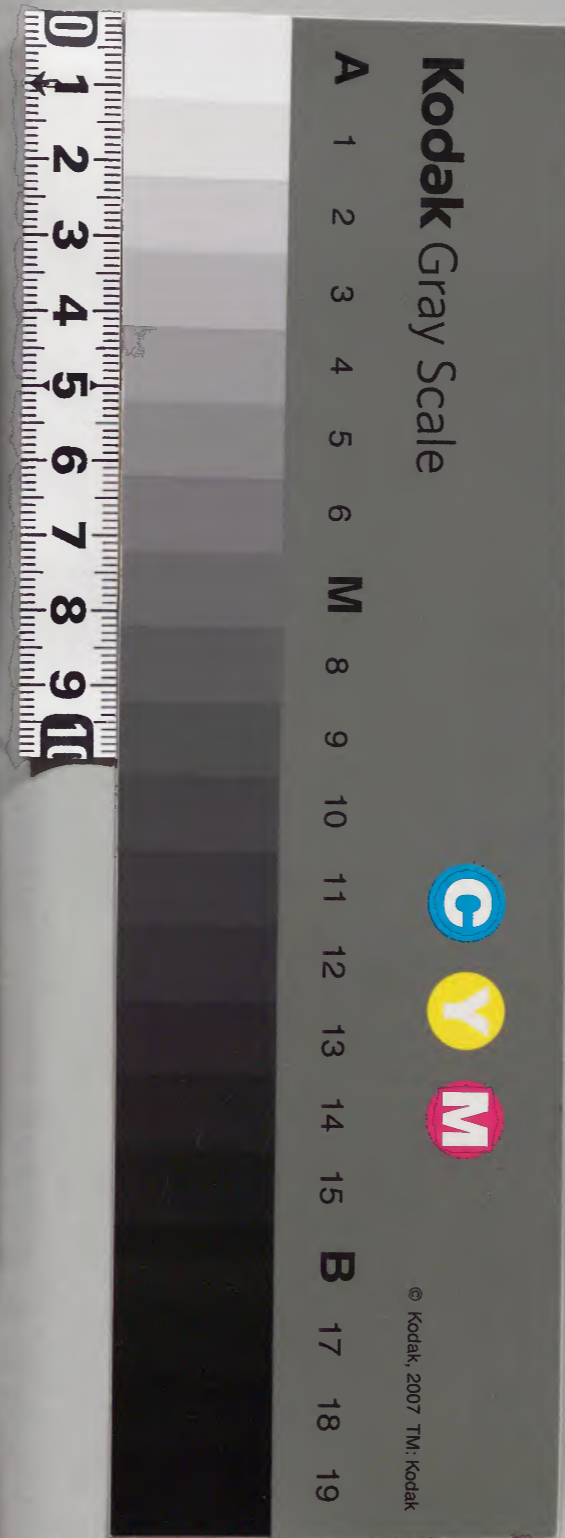


讀
書
錄
七
二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49
冊數	7 (3)	
函號	299	60



淺草文庫

讀書錄卷之七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

之分莫切於此

守約者為學之至要

守約則无妄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无不通理无不明之謂

知博者是則自得其要知博者非則不能守約

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為
支派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
體用一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
暗者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螻蟻之微或悞我之即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

端非由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
人常重自責帝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己接物夏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
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

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

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

亥時六陰滿子時又一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
日之運六爻无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
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
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借之以至无穷要不若六畫
弥綸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霸者則假天理之
者以濟己私耳

虓一作彪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為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虓虎常有跋扈
屈強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馭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
性无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
千萬億物之性无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无
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无不該貫初无限量之
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遺

使迎文帝指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漢初之將築鰲中興之將循謹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理无窮故聖賢立言亦无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之心固不同矣

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无以自容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故室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造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
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為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
為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
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為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
為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
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為復以是見天地之
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无穷初非已
往之氣又為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弁釋氏之
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戒能即吉初六以

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
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
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
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
來靜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无端陰陽无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
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
秋陽也快哉快哉

作夏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二五為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眾矣。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无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沉静詳密者能之，夏浮躁忽略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功夫，允執厥中是效驗。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互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為善，不順

則為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无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皆凶。是非君子小人，夷狄中國，无无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孔分。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无過，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介臣，斷斷倚无飽，技其心休休正。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者，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非幾於无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无窮盡，故聖賢之書亦无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要皆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徒哲已言而不言。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无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知行不可偏廢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无應，雖聖賢亦未如之何也。已。

程子易傳有无穷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為其擊也。

凡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有入矣。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

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
喜怒哀懼愛惡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一本無相字

聖人之小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相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子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不知禮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子曰夏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夏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元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度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復乃
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
吾老著讀書餘復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至
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
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
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矣又曰求觀
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
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
之大儒在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

法言之人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
明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
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
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
群賢之說會萃析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
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
入道之門造道之闡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
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頷之象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
毛竅各具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
之德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
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景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
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
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元恭儉之
君培養之道其源於前即繼之以殘暴淫侈之

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
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
得太宗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
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
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
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
全書之肯不外是矣

釋氏逃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
以為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凶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

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
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
實者信也以至夏君從兄之類无不皆然

日用間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
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夏隨處必體
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无行不着習不察
之患矣

氣機无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
沈往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
端

動靜兩端雖相因无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
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
行其間雖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

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无穷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取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

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

如此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无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

有而无也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

俗為異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

猶精氣為物也倏然雲散而无迹者猶遊魂為

變也精氣為物者自无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

而无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

遊魂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勅天之歌喜起熙為韻臯陶賡歌明良康為韻

旌情隘為韻先儒謂此乃三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曰允迪

厥德本也。謨明弼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慎
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
蓋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德之復。
庶明勵翼。皆謨明弼諧之復。迹可遠在茲。則通
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礼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
於此。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
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
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之復。安民仁
之復。則知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

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
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
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无根。附於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立
意。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
深中異端之病。

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而不

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
大有害於夏
為政通下情為急
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
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

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光成文歐陽公瀧
崗所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
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
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靜
而正小而無內也
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
能已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
宗族皆為金人所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

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為心。而求所以必報其讎。至於死生存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為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能伸大義於天下矣。
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恨哉。
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易兼理氣言。張子以氣言。

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矣。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
大易圖象隱者。於此類可見。萬物各具一理。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
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
變雅之權輿也。
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為不可
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
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與道與。
理與命與性與帝與神與鬼與太極與。其極一
而已矣。
无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
不息。偽者易輟。
克己之目。動兼視聽言三者。
須看无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
木。一人一夏。一塵一介。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八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
夢對泉儒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尚不
能識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
天地之化无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枏實初極青
日漸至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
變之漸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
詐應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
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
備於我舉此亦可見

顯諸仁其發見之可見者歲諸用其機織之不
可見者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為神魂遊魄降為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諸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物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
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

太極也。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无无理之物。无无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黃赤白黑。酸苦酸辛甘。天命人性。五常四特。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餘一也。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知。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此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着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况人更乎。

人紀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

錫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
下而分取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
侈用无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
无日此余有目觀其夏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載月魂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弁
之詳矣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夏君恭以夏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夏此居官之七要也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
改之一事苟其餘无不苟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
而免聖賢之言如蒼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
不然者但有淹速耳

人當自信

定見明自信焉可以處大事

衆所然而有不然者衆曰不然而有然者惟理

明者能知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忍而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當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

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河冰解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特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冰早解矣

取一本作
諛

請

上矣諛者人多有此失蓋夏上以恭爲主恭之

過則不覺有取之意是即所謂諛也

乘好問而好察迹言人須體此

乘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

自寬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无不

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理白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

知而為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多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欲復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適舉天仇復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

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无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

過如此有假官威制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

不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无息

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礼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為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為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无一
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人欲无涯不以礼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
養氣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司

三月五陽一陰之時而姤之初爻已兆於未之
下矣先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
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夫

人開口皆能談礼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
必附又不知礼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眾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浮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庶幾乎
不為眾譽而加喜不為眾毀而加戚其過人遠
矣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
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
動矣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

疑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
其小道大无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无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
人亦以術而待觀三代與漢初君臣可見
禮樂至於棄本尚末乃周衰之弊况末猶不得
其正乎豈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女

色好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匿情
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世有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
以為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邪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
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无怨難富而无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高於富有大莫大於无方拘於物者不足
以語此

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於小智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恭而不進於諛和而不至於流夏上處衆之道
被髮而祭于佻川興幸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
孰能與於斯

誠意乎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无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夏之之道
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
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夏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污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
甚衆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啣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
欲滿其欲可乎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
可知矣

作夏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
之有道則雖元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於此則應於彼但有淹速不同
耳

揚子曰後世苟有揚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

信亦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素
无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
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
弊孰有甚於此乎。

士无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
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
矣。

夏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夏。夏不固。忙後錯了。真

希言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眾人
之見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
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
見理明而不妄取。无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
不苟取。得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
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恥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橫圖竒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可
以形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右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
地中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

如一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久則漸
次開明矣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歲
之暮一元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
耳

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始為靜之始坤為靜
之極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无端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始之初爻
自乾之初爻來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天開於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

狹可見

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諸久而後見

讀書錄卷之七

讀書錄卷之八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昂黎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

世變矣

左傳不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伯宗曰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後生輕俊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

須要真見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

誠周子之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

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

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

教之意果何在哉

楚辭載營魄之載與漢史從輿載之載揚子載

魄之載韓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

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

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即此德之

實也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一也

余所見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

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於外亦不得靜也惟

身莊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也而靜矣
一切外事與己本无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
所以為心病也

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
可不慎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

言利艱負蓋艱負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
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陰陽迭勝无須更止息

感應之理於先天圖見之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

來觀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

半陽中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

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於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

第學元疑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如大壯乃陽壯之夏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晝夜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氣无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地於天中一毫毛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途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即或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小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為難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會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无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已而獨得而人不及知者要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
不著實

小人不知義理或者或利凡可以苟得者无不求
之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人_下之身遠觀之天也无不盡然
无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取謂下有
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
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

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
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无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游吉九言曰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寵无違同
无傲礼无驕能无復怒无謀非德无犯非義切謂

九言之中无犯非義无傲礼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
每复歸始而慮終則必无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幸无不備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郤譖而殺之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

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忮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雁大雅至於民勞皆

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无物无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

側聲者陰也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

言兄弟采芣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

詩於人倫之道无不備也

不欺者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
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
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
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息職者之戒

二五行之疇於八疇无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天下之理豈

有出於无極太極之外者哉其旨深矣
勢屈於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
已何與乎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
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
事則彼得矣已无可慢之矣則彼失矣失得在
彼已何與乎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好勝人之大病

心不得其平者此好勝之私也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有不謹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變。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所行有窒碍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為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

理。在地有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

殊也。理一所以統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

非有二也。

如人一身之理。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理一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

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

謂之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有道也。鮮

識其真也。

造化非陰即陽人事非柔即剛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
為也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
所為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
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
蓋人身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
之則乃理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為理則是認
氣為道昧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
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
者受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
昏昏非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
受此日光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
亦暗暗非光暗也水之濁以清之也以是觀之
則性本善而无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物也
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
節為難也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口鼻
之理塗人亦有耳目口鼻之理聖人有心肝脾

肺腎之理。塗人亦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但聖人稟得氣質清粹。故能全盡此理。眾人稟得氣質昏駁。有不能全盡耳。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闔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

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无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於人之一身哉。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豈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一理也。得之為天。得之為地。得之為萬物。

道无聲之可聞无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
器默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
萬物真有形之可見也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
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心至為神明如來日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
甚及至其期而自覺豈非心之神明乎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

因欲得西域善馬丹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
西伐僅得善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疋馬易
數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
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如來且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寤警惕不安者
心之神明使然也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
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

身體駸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
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

倫也釋氏乃使人髡其髮絕其配不孝滅倫之罪大矣

莊子曰泰宇定者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雖上知不能无人心聖人所謂无欲者非若釋
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
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无欲也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
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无物大於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間耳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即无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則神為无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无

所不在

益成指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
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
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
而知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
理在心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
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天人一理故致來致和无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无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
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召和召災可
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无不和則自足以感陰
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
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讎亦不可假公法以報
私德

本無抑
字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有五方土。石有五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吏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吏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吏莫非分。所當為。凡吏苟可用力者。无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

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慎言謹行。是脩己第一。吏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余一夕夢先人告予曰。慈溫良。得非有所警乎。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日。齋防。患日戒。吾有取焉。

乞墻之富貴。恬不知恥。可恠也。夫責人當反求諸己。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妄。道德經豈有是哉。

朱子於吾无隱乎尔。章以作止。語默无非教也。釋之。蓋作與語屬陽。動之發也。止與默屬靜。陰之為也。動靜陰陽。曷莫非是道之著。至於動而靜。靜而復動。循環无端。則又道之至妙。至妙者。

也。其示人之意。豈不顯而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聲尔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无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聖人一身動靜。无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无隱矣。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翫味。體認不虛。无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

夏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
為虛位也

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
能有以開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
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
是皆氣質蔽之深也
偶一夏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夏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

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濫即為富貴所淫而

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

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

相發明如此

亦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
其孰能之

化禍患伏於无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无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耳目之聰明。為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為魂魂者。氣之神也。

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為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為也。

堯之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微立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史臣首叙堯舜禹之夏。有乾坤之道。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禹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即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艱厥臣。及為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

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更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

之迹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

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冲漠无朕

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无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邪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羔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无息者大德之教化萬物各得其取者小

德之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為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

象此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行自而出哉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其中矣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在天地則為易在人則為道義其理一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天子之德溫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

漫而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
日至蔽隔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其他
割裂舊說附會己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己
名之不朽駁雜浩穰害理尤甚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
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元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元雷霆
風露之類亦然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推廣之其理元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
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
率多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
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
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為之主窮天
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

有汗然

曹縣分司偶
觀新竹記此

因觀鳥鳥呻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无限小父母來

知道則言自簡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群策如下陳留用鄧
生之策還軍灞上攻峽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
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臯又用鄧生
之策捐金間趙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
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
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

群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
帝業

枚乘曰欲人无闻莫若勿言欲人无知莫若勿
為又曰積德系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
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後其言平正
通達而无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
殊也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亭元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為中。應復不差為和。

中也者至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墮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

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為仁。分殊為

義。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

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但落者。亦以升降為言耳。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訓皇為太極。為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為君。極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之中。則可便謂極為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北偶觀郵亭撮頂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轉之。此正所謂極也。因朱子之說而記余之所見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无輕民夏惟難无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
然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身之
法也

周公作无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
成之君欲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
皆周先哲王欲成王有所嚴憚以脩其德也其
意切矣

无逸書後世為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无逸一書之要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

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
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
指卯也

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德而訓刑又可見當時
世道之愈下矣

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
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
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

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
蓋指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
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靜極復動，即貞
下起元，即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末復合為
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
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无非天命之
性。末復合為一理，即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又即
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
心乎？噫！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
靈。

日入而群動，息日出而群動作，一身一作者，其
易之謂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

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无不括盡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身无能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存所取於人而然也老

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
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
謙德矣

史記曰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古人用字最密如冒色之冒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
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无間斷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并佛老之非至矣學者
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為佛老之奴隸是豈真
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
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
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即无極而太極觀之冲漠无朕之中萬象森然
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
觀之而此理无所不在所謂顯微无間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二顯微无間不可分

道器為二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

在是矣

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无卜筮而

知吉凶也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

矣

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

為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

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為一老

莊指太極為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理氣密匝匝地真无毫髮之縫隙

无大无小无内无外一以貫之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

盡夫婦之道而得其知盡兄弟之道而得其禮

盡朋友之文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道上達

和

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復上達天理也。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无往而非理一分殊也。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无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帝百行之理。无不全。人能以復親之心。復天於天所賦之理。无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前易大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五十四卦每窮之數已森然具於

大極而後四象
以至五十四卦
體用一源也自
五十四卦以至

理為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天道无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作正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為難。復惟常用

力者知其難。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

正而人倫明。慾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

莫能止其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其言亦可取。要

有一毫伎害之心。即非仁矣。

讀書錄卷之八

